



天涯诗海

月与星

(外二首)

■ 林海平

(一)

月亮是夜晚的邮戳，
轻轻盖在，
我未寄出的信笺上。
而星星是漏下的光点，
被风一吹，
就散成童年的萤火。

(二)

晚归时总遇见，
那枚银币般的月亮，
卡在树梢。
我掏出衣袋里的星星，
却凑不够，
买一夜清梦的零钱。

(三)

老井把月亮，
腌成了咸蛋黄。
星星是撒落的盐粒，
在祖母的陶罐里，
悄悄发芽。

(四)

失眠的夜里，
我把星星一粒粒数进，
陶甬的孔眼。
而月亮是那个，
总也按不住的音孔，
漏出整片，
黎明的银光。

季节的守望

春

风在枝头写信，
邮差是只迟归的麻雀。
泥土松开攥紧的拳头，
捧出嫩绿的标点。

夏

蝉声缝补正午的裂缝，
树影在杯中慢慢沉淀。
你数着晒场上的麦粒，
像数着未完的诺言。

秋

稻草人卸下翅膀，
月光在草垛间流淌。
谷仓里，一粒失眠的稻谷，
梦见自己重回穗上。

冬

炉火舔舐夜的缺口，
雪在窗上写下回信。
你守着钟摆的嘀嗒，
等春天来认领脚印。

心灵之春

春水四溢的乡野
弥漫生命的气息
小草麦子柳树
以感恩的姿态
从春天出发

与泥土对话
五彩的风筝
把春的心事看穿
鸟儿声声
叫响梦里的春天

以春雨为墨
让春风作笔
携阳光和雨露
于春天的记事本
写下最清香的扉页

百家笔会

心归云岭间
格桑摇曳处

□ 柴进

你看，格桑花
多像高原的诗人。
它们用根系写就生存的
史诗，用花瓣吟咏
光阴的短歌。



夜半起身添茶时，案头的《陶渊明确集》正翻在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那页。窗外的海棠枝影在台灯下摇曳，像极了书中走出的魏晋名士挥洒的墨痕。壶中普洱渐浓，茶与纸页的沉香缠绵着，恍惚间竟分不清是茶香浸润了书卷，还是墨香化作了茶汤。

中年人的书桌总是热闹的。左边压着孩子的作业本，右边摆着父母的体检报告，中间那本《中年纪》被水电缴费单遮去半边封皮。杨献平在戈壁与都市的辗转中写下“肉身如迁徙的骆驼，唯有文字是永恒的绿洲”时，大约也曾有这样的深夜里独对孤

初遇格桑花，是在滇西北高原上。

彼时正值盛夏，车窗外连绵的草甸如绿浪翻涌，忽而一抹浅紫跃入眼帘，继而是一片、一坡、一谷、一星星点点的格桑花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缀满了整个天地。它们纤长的茎秆在风中摇曳，花瓣薄如蝉翼，却倔强地迎着高原的烈日与骤雨，像散落的星辰，又似大地缝补伤口的针脚。

当地人常说，格桑是离天最近的花。它们无需沃土，不择寒温，碎石缝中，崖壁边缘，只要一粒子落地，便悄然扎根。

我曾蹲在一丛格桑前细看：细密的绒毛覆在茎叶上，是为抵御夜寒；花瓣边缘微微卷曲，像少女提起裙裾躲避骄阳。七八片单薄的花瓣，竟能变幻出雪白、浅粉、绛紫的色泽，阳光穿过时，宛如一盏盏半透明的琉璃灯。风掠过草甸，海浪起伏的簌簌声里，仿佛能听见它们与高原的私语——那是关于生存的智慧和生命的礼赞。

高原的天总是任性，方才晴空如洗，转瞬便袭来铅灰的云。雨滴砸下时，我躲进了牧民的小屋，隔着氤氲水汽的窗望去：格桑花在雨中俯仰，细茎弯成新月般的弧度，却

灯。西北荒漠的星光与成都的夜雨在他的书页间交织，恰似每个中年人背负的往昔与当下——我们何尝不是在生活的流沙里跋涉，靠阅读打捞沉没的时光？

梁实秋说中年是“耳畔听闻故人死，眼前但见少年多”，这原是白居易的话，落在书页间便有了具象。前日整理旧书箱，忽见《活着》扉页留着二十年前的批注：“富贵何其不幸！”如今重读至家珍捧着冷饭说“日子会越来越甜”，竟在凌晨一点泪湿枕巾。

少年时读余华，只见命运翻云覆雨的手；中年再读，方懂得风霞有庆们的草鞋踏在土地上的温度。原来

始终不曾折断。雨珠从花瓣滚落，洗去尘埃后，那抹紫色愈发清亮，宛若被雨水唤醒的精灵。老阿妈递来酥油茶，笑着说，“格桑嘛，越是摔打越精神。你看它们倒伏一夜，明早照样挺直腰杆开花。”她粗糙的手指摩挲着木碗边缘，皱纹里漾着与格桑相同的坚韧。

夜深时，牧民们燃点起篝火。火光跃动中，格桑化作幽蓝剪影，与银河遥相呼应。年轻的扎西拨动弦子，歌声混着草香飘向远方：格桑花开遍山岗，离家的孩子何时归……

我突然想起儿时川西外婆家的日子。老屋后的山坡上，格桑花年复一年地蔓延，我和表妹总爱摘下几朵，别在发间当簪子。外婆佝偻着背在花丛中拾牛粪作肥料，念叨着：莫摘多了，花也要活命。那时的我不懂，为何野花需要被怜惜，直到多年后读到仓央嘉措的诗——“你见或不见，它就在那里”，方知草木的尊严，原是与人类平等的存在。

再遇格桑，是在医院的窗台。她生大病在院化疗，我从高原带回一盆格桑。它拘谨地开在塑料盆里，虽不及旷野中的恣意，却依然每日追着阳光转动花盆。

那一刻，窗外的梧桐正飘落黄

叶，而格桑在秋凉中绽出今春的第六朵。后来这盆花被带回故乡，种在父亲新垦的菜园边。视频里，白雪覆盖的陇上，干枯的茎秆仍举着几粒种子，像小小的火炬，满是希望。

今春重返高原，特意选了格桑未开的时节。草色初萌的山坡上，牛羊蹄印间散落着去岁的蒴果，外壳裂成莲座模样，仿佛在等待一场涅槃。向导洛桑抓起一把黑褐色的种子撒向风里：你看，它们睡着的时候，也在做梦呢。果然，几场春雨后，友人发来照片：曾经荒芜的矿坑边，格桑花连成一道彩虹。可惜手机屏幕太小，盛不下那磅礴的生机，却让我想起了木屋里老阿妈的话——世间所有伤痕，终将被这样的生命温柔覆盖。

你看，格桑花多像高原的诗人。它们用根系写就生存的史诗，用花瓣吟咏光阴的短歌。不似牡丹倾国倾城，不如幽兰孤芳自赏，只是安静地活在风霜里，将柔韧化作力量。某日翻阅植物志，见格桑的藏语意为幸福，忽然泪凝于睫：原来那些与格桑相遇的瞬间——雨中的摇曳、雪下的坚守、废墟上的绽放，皆是大地写给流浪者的情书。当我们俯身倾听一朵花的语言时，便已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
暮春鳝事

□ 李国新

春水初涨的四月，故乡的沟渠田埂间总浮动若有若无的腥甜气息。那些蛰伏了整个寒冬的鳝鱼，此刻正扭动着油亮的躯体，在犁铧翻开的沃土间逡巡。每当暮色漫过李家岗的青瓦屋檐，我总会拎起三节电筒，竹篓在腰间轻轻晃荡，长筒胶靴踩碎田埂上的露珠。

家乡的水网像老人手背的褶皱，深深浅浅地刻在大地上。堰塘里菱角叶铺成翡翠毯，沟渠中水芹菜舒展着嫩茎，连稻田的阡陌都被慈姑叶镶了道绿边。在这样的天地里讨生活，农人们都生着双识水辨鱼的眼睛，鲫鱼爱藏苇蒲丛，黑鱼总伏在浮萍下，而鳝鱼，这些泥沼里的精灵，只肯在春夜的暖雾里现出真容。

钓鳝是门寂静的学问。选拇指粗的紫蚯蚓穿在自制的钢丝钩上，细麻绳在竹竿末端系成活结。暮色四合时，将钓竿斜插进湿润的田埂，月光便顺着竿身淌成银溪。最妙的当属黎明收竿，竹竿在掌心震颤的刹那，能清晰感受到另一端生灵的挣扎。鳝身滑腻似抹了桐油，须得用竹篾卡住鳃部，指尖顺着黏涎轻轻一捋，那金环黑背的猎物便啪嗒落进蓑篓。

月夜巡田又是另一番光景。电筒光柱劈开浓稠夜色，水洼里倏然闪过银子的反光，那定是鳝尾扫出的涟漪。竹夹子要快准狠地钳住中段，稍慢半拍，这滑头便能借着泥浆遁形。有时误触蛙群，受惊的田鸡接二连三撞上胶靴，倒是给夜捕添了鼓点。

最馋人的还是卖鳝归来的清晨。父亲粗砺的手掌摊开，铜板在晨光里叮当作响。油条在铁锅里翻滚成金黄，白面馒头蒸腾的热气模糊了玻璃窗。小妹总把鳝骨啃出声响，而母亲炖的鳝鱼黄瓜汤，鲜得能让人吞下舌头。

前些年清明返乡，特意起了个大早往田垄去。推土机轰鸣处，曾经星罗棋布的水塘已化作整齐的方格稻田。农药瓶在干涸的沟渠里泛着冷光，连泥鳅翻起的浪花都成了记忆里的涟漪。集市上倒是摆着几篓所谓的野生鳝，细如竹筷的躯体泛着病态的苍白，五十元一斤的标价牌在春风里摇晃，恍惚间竟与四十年前父亲掌心的铜板重叠。

暮春的雨又漫过新砌的水泥田埂，却再冲不出那些弯弯曲曲的鳝洞。我的竹夹子静静挂在老屋梁上，积灰里还凝着当年没洗净的泥星子。

不抢，或许便是极高的境界了。

深秋冬初，我常看母亲腌菜。大白菜一层层码在缸中，每铺一层，便撒一把盐。盐粒落在菜叶上，沙沙作响，像是某种古老的咒语。盐渗入菜中，看不见了，却依然在发挥着作用。过些时日，这菜便有了特别的风味，能保存很久。这世上许多重要的事物，不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存在着么？

时光荏苒

中年读书，自见南山

□ 淮右

有些书是要等岁月在眼角织就细密的网，才能捕捞其中的深意。

书桌最上层放着本民国时期的《左传撷华》，纸质已几乎全部泛黄，只能用密封袋装着。这是读研那一年研究《左传》四处搜索，好不容易才在旧书网上买到的唯一一本。林纾的这本很不容易找到，没想到毕业之后，竟然有了新版本。索性再买一本，和这本书并排站在书架最高处。

还记得在旧书店曾遇见位修鞋匠，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摊着本《东坡志林》，问他为何独爱此书，他敲着鞋说道：“东坡贬黄州时自己盖雪堂，我修鞋二十年也给自己修了间书房。”忽然懂得古人所谓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原不在广厦千万间，而在字里行间。

孩子卧室传来均匀的呼吸声，像远处潮汐轻轻拍打海岸线。想起《傅雷家书》中“赤子孤独了，会创造一个世界”，此刻方解其味。前日教女儿

背“采菊东篱下”，和女儿一问一答，探讨陶渊明的田园生活，引得女儿赞叹连连。中年人的阅读，原不必正襟危坐于明窗净几，能在家长群聊抢红包的间隙，偷得半页《世说新语》的魏晋风度，便算不负诗书。

晨光初现时，合上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。这位历经沧桑仍说“生活是很好玩的”老者，晚年将书房称作“塔院”，谓“塔高不碍白云飞”。中年读书何尝不是筑塔？用《沉思录》的理石砌基，以《红楼梦》的琉璃作窗，在《百年孤独》的魔幻光影里安放现世的荒诞。塔尖永远缺一块砖，恰如我们永远读不完的书架——遗憾处透进的月光，才是照亮我们庸碌生活的神来之笔。

茶凉了，再添一点热水。忽然觉得中年读书，就像在雨市种菊——不必学古人结庐人境，但能守着方寸书田，便自有南山悠然。

闲庭信步

一粒盐里的世界

□ 袁成

厨房窗台上的盐罐落满阳光，粗砺的颗粒时而闪烁微光。我捏起一撮撒入汤锅，忽然想起幼时见过的晒盐人——他们弓着背在烈日下劳作，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盐粒。

古人云：“盐者，食之将帅。”将帅不在，兵卒虽多，亦无用处。而今人却往往本末倒置，只道是山珍海味值钱，盐不值钱。

我曾去过一家高级餐厅，菜单上尽是些稀奇古怪的菜名，价格高得吓人。问及厨师，最得意的是什么，他却说是自家特制的盐，采自深海，经特殊工艺制成，一小瓶售价数百元。我尝了尝，与寻常盐并无大异，只是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“高级感”。人们趋之若鹜，大约是为了那点虚无的优越感罢了。

我认识一位老厨师，做了五十年的菜，退休后在街角开了一家小面馆。他的面并无特别之处，只是味道恰到好处。问他秘诀，他说不过是盐放得准罢了。“盐要分三次放，”他说，“第一次在煮面时，第二次在调汤时，第三次在出锅前。每一次的分量都要刚刚好，多一分则咸，少一分则淡。”他说话时，眼睛望着远处。我想，他看的或许是生活的本质——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至关重要的平衡。

记得有一天下雨，他对着面汤出神，盐罐悬在半空迟迟不落。“今天湿度大，”他喃喃自语，“少放半指甲盖。”那一刻，他浑浊的眼睛仿

佛能看见盐分子在空气中的舞蹈。但盐并非总是如此温顺。被盐水浸泡过的伤口会在雨季隐隐作痛，渔妇们等待归航丈夫时舔到的眼泪，永远带着海的咸涩。在某些北方村庄，我看到过被碱化的土地——板结的土壤表面覆着白霜，踩上去会发出脆响。老农蹲在地头，任盐土从指缝间流泻，眼神比荒芜的田地更加空洞。这时盐不再是生活的调味者，而成了温柔的暴君，缓缓地扼杀着生机。

古罗马人深谙盐的残酷。战胜者会在败者的土地上撒盐，诅咒那里永不再生草木。这种仪式的残忍之处在于，它用最平常的生活必需品作为毁灭的媒介。如今的战争早已不需要如此费事，但盐的双重性依然令人心悸：它既能保存生命，也能摧毁生命；既是文明的基石，也能成为文明的掘墓人。

医学上有个词叫“盐负荷”，指人体摄入过多盐分导致的负担。现代人的饮食中，盐无处不在，加工食品、快餐、调味料里藏着看不见的盐分。它们悄无声息地增加着心血管的负担，如同潜伏的杀手。我们享受着盐带来的美味，却不知它在体内慢慢积累，终有一日会反噬。

盐不会因为被收入名贵菜肴而变得高贵，也不会因为被遗忘在角落而失去价值。它只是静静地存在着，等待被人们需要的那一刻。人生在世，若能如盐一般，知道自己该在何处，该做什么，不卑不亢，不爭

人生小记

一盏茶的修行

□ 吴昆

茶室极简，仅一桌一椅一壶一杯而已。窗外日光正好，斜斜地射进来，在木地板上投下一方明亮的光斑。我独坐其间，看那茶叶在沸水中舒展，竟觉得这小小的叶片里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玄机。

茶叶初入水中，先是惊慌失措地上下翻腾，继而渐渐沉静，缓缓舒展开蜷曲的身躯。这情形，倒与人心有几分相似。少年时意气风发，总要在红尘中横冲直撞，待到中年，才晓得收敛锋芒，学着在生活的沸水中舒展自己。茶叶的舒展是沉默的，人的成长却往往伴随着呻吟与呐喊。

茶汤渐浓，色泽由浅入深，竟显出几分琥珀的光泽来。我凝视杯中，茶汤里的影子忽然使我想起了幼时在溪边戏水，那时水面映出的脸庞何等稚嫩，如今却在茶汤里寻见了丝丝白发。时光如茶，将人浸泡得久了，自然就变了颜色。

端起茶杯，热气氤氲，模糊了视线。这热气腾腾的样子，倒是人心里欲望，总是遮蔽了眼前的真实。待热气稍散，轻啜一口，苦涩立即占据了整个口腔。这苦味来得突兀，却又不令人厌恶，反觉得理应当如此。人生百味，苦为其一，避之不得，不如细细品味。

第二泡时，茶叶已完全舒展，茶汤的苦味中竟透出一丝甘甜。这甘甜不是糖的甜腻，而是从苦中化出的回甘，如同历经磨难后的顿悟，苦涩尽处自有甘来。我忽然明白，茶道中所说的“苦尽甘来”，原不是虚言。茶

叶在沸水中煎熬，终将本真的味道释放；人在世事中沉浮，也要经历这般过程才能见性明心。

窗外有风拂过，茶汤表面泛起细微的涟漪。这涟漪转瞬即逝，却在我的心中激起波澜。想起昨日与老友争执，不过为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竟至于面红耳赤。此刻观茶汤波动，忽觉那些争执何其可笑。人心若能如茶汤，虽有波动，终归平静，该有多好。

第三泡茶味已淡，却别有一番清爽。这时的茶汤不再浓烈，显出一种平淡的本真。人大约也是如此，年轻时血气方刚，事事都要争个高低；中年后锋芒渐敛，才懂得平淡是真。茶泡三巡，其味由浓转淡，恰似人生由绚烂归于平淡的过程。

茶凉了。茶叶静静沉在杯底，再无先前的活力。我添了热水，看它们重新浮起，竟又焕发出些许生机。这倒像极了人在困境中的挣扎，只要一息尚存，总还能重新开始。茶叶经得起多次冲泡，人心也该有这般韧性才是。

不知不觉，日影西斜。一壶茶喝了整个下午，思绪却比茶汤更加纷繁。收拾茶具时，壶底尚余少许茶汤。倾倒之际，忽然想起《茶经》有云：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。”起初不解其意，此刻却若有所思。一盏茶的修行，原不在于茶的优劣，而在饮茶时的那份专注与觉察。

窗外暮色渐浓，茶香却仍在室中萦绕。这一盏茶的时光，竟让我品出了半生的滋味。修行不必在远，一杯茶里，便可见天地。